

赵城金藏本《玄应音义》版本研究*

——兼谈《金藏》的补雕依据和大藏经的流传

吴成洋

内容摘要:赵城金藏本《玄应音义》,原版、补板相间,呈现了元初补雕《金藏》的一些细节,反映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有版本学、校勘学和史学研究价值,而学界关注较少。将其与高丽藏初雕本、再雕本比勘,发现三者虽同出一源——开宝藏本,但是细节上仍有不少差异。初雕本忠实于底本,赵城本原版与初雕本高度一致。再雕本和赵城本补板叶则修订略多,且二者增补内容一致,有共同的修订依据——契丹藏本,这为理清《金藏》的补雕依据提供了可靠例证。赵城本的补板多在局部,总体面貌变化不大;再雕本则据原有版式重新写刻。通过比勘,厘清了《玄应音义》早期刻本之间的源流、递修关系,还可对宋元时期中国北方汉文大藏经的流传、递修做新的探讨。

关键词:《玄应音义》 《契丹藏》 《赵城金藏》 《高丽藏》

唐代释玄应所著《玄应音义》(又名《一切经音义》)是一部重要的解释佛经疑难字词音义的训诂学著作。书成以后,屡有传抄、刊刻,流传至西域、高丽、日本等地区。现存《玄应音义》版本丰富而复杂:有国内历代《大藏经》刻本、《高丽藏》刻本、《大正藏》本,有敦煌古写本、日本诸古写本,以及慧琳转录本等。现存《玄应音义》的早期刻本有赵城金藏本^①(以下简称赵城本^②)、高丽藏本,两者均是《开宝藏》仅存的覆刻本,弥足珍贵。《高丽藏》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朱子语录词语汇释”(18AYY018)资助。

①《中华大藏经》影印本虽以赵城金藏本为基础,然比勘发现,影印本与其底本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如影印本未影印卷二一(代之以丽藏再雕本),并有以再雕本替换若干残缺叶而未予说明的情况。故本文所用版本以国图藏赵城金藏本为准。

②因赵城金藏本是《金藏》在元初的补雕本,为与《金藏》原版相区别,本文简称为赵城本。

(以下简称丽藏)又有初雕本和再雕本之分^①,初雕本虽残存不多,但《玄应音义》幸存 18 卷,占全书 72%。

前修时贤对《玄应音义》的版本研究可谓全面而深入。徐时仪认为大致可分为《高丽藏》系和《磧砂藏》系两个版本系统^②。于亭亦持相同观点^③。但是对《玄应音义》各本之经目、词目、释义,包括文字之差异的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侯佳利对丽藏初雕本、再雕本做过比勘^④,可惜未进一步比勘赵城本。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黄仁瑄《大唐众经音义校注》(中华书局,2018 年)均以丽藏再雕本为底本点校,以磧藏本等参校,对反映开宝藏本原貌的赵城本、丽藏初雕本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从版本学、校勘学上探究《玄应音义》的情实。赵城本《玄应音义》,今存 15 卷,分别是卷一至七、卷九至十、卷十三至十四、卷二一、卷二三至二五。丽藏初雕本《玄应音义》,今存 18 卷,分别是卷二至六、卷八、卷十至十一、卷十三至十四、卷十六、卷十九至二五。二个版本重合的内容共计 12 卷。先对这 12 卷进行比勘,差异之处再比勘再雕本;再将赵城本卷一、卷七、卷九与再雕本对校。此外,还参考磧藏本、慧琳转录本等其他版本。希望通过《玄应音义》这一例证,探究赵城本在元初的补雕情况以及《开宝藏》《契丹藏》的流传及递修问题。

一、对赵城本补板的调查与鉴别

方广锬认为,版片是鉴别刻本藏经的基础,指出“确立藏经原版与补雕、递修版的关系,对《赵城金藏》及其后期版本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⑤。本文即以赵城本《玄应音义》为例开展补板调查,管窥补板细节。比勘发现,赵城本内部有少部分版面,其行款、行文格式、字体与全书整体风格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版面呈零散状态嵌入各卷之中,多的一连数张,少的只涉及若干行或若干字。这与元初补雕《金藏》直接相关,呈现了补雕工作的细节。鉴别是否属于补板,需要从版片号、行款、行文格式、字体、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做综合判断。

①本文高丽藏初雕本用日本京都南禅寺藏本,再雕本用韩国海印寺藏本。

②徐时仪:《玄应〈众经音义〉研究》,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6 页。

③于亭:《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65 页。

④侯佳利:《高丽藏初雕本玄应〈一切经音义〉版本初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45-155、275 页。

⑤方广锬:《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0-31 页。

(一)版片号异常

赵城本版片号标准格式,是在每版右侧(各卷首页^①不标)以小字题写书名、卷次、张数及千字文编号,如卷一第2页版片号为“一切经音义卷第一 第二张 纳字号”,即为标准格式。统计发现,赵城本今存15卷中,有11卷存在版片号异常的情况,总数多达120张^②。各卷异常版片号的数量不等,位置不固定,无规律可循。赵城本版片号的异常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类是小异,即仅省略(或缺)千字文编号之“字号”或“号”,这一类数量最多。二类是大异,不仅有省略,还夹杂用字差异或语序差异等。如省略“第”字将“卷第一”变为“一卷”或将“第××张”省略为“××张”;用“止”代替“张”;省略“卷”字的。三类是无版片号(残缺或补板导致),这一类数量不多,只有6张。

比勘发现,第一类版片号所属版面,其格式和内容大多数与丽藏初雕本、再雕本一致,没有明显的版本问题,版片号的差异或许是刻工简省或者疏忽,抑或是残缺导致。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卷三第7页版片号作“一切经音义卷第三 第七张 纳”,少“字号”2字,版面上有明显的补板修订(见图1第18-21行)。又如卷五第28页版片号少“号”字,该页第3-5行较初雕本有增补内容(见图2),所补与再雕本同;行款为24行行15字,初雕本为23行行14字,再雕本为24行行14字,三个版本行款也不一致。第三类版面仅发现1例补板痕迹,即卷十三第26页,版片号残缺不能辨识,该页有明显的增补修订痕迹,行款、字体也不统一(见图3第14-15行),其余未见有明显补板修订。以上两类版片号异常都涉及到简省或残缺问题,因此无法单凭版片号断定其版本情况,但是第二类有大异的版片号,其版面和内容往往有明显的修订,几乎都不是原版。如卷一第18页(见图4),版片号作“一切经音义一卷 十八止 纳”,将标准格式“卷第一”省改为“一卷”,又以“止”代“张”,且少“字号”2字,是120张异常版片号中与标准格式差别最大的,以“止”代“张”的用字差别也仅此一例。其次是同卷第19-27页,版片号统一作“一切经音义一卷 ××张 纳”,与第18页相近(仅“止”“张”用字之差别),但是与标准格式差别也很大。可以看出,版片号与标准格式差异的多少,是鉴别是否补板的重要依据之一。下文基于行款、内容的比勘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①早期刻本大藏经多为卷轴装,每版为一张,为讨论方便,本文把一张视为一页。

^②各卷版片号异常的数量分别是:卷一25张,卷二8张,卷三10张,卷四5张,卷五3张,卷六18张,卷七16张,卷九3张,卷十9张,卷十三20张,卷十四3张。

衰毫其報及札記八十曰毫注去毫
 惜忘也亦亂也
 第二十卷
 放牧草秣士福二反三蒼牧養也方
 言牧針也郭璞曰謂牧養牛馬漢
 書公孫弘牧豕然牧者畜養之總
 名也
 沮壞才與反三蒼沮漸也敗壞也詩
 女何日漸沮傳曰沮壞也經文作
 組側呂反非也內凡也亦貯醢器
 也組非義也
 偃蹇居免紀偃巨偃三反左傳偃蹇
 驕傲也廣雅偃蹇大橋也謂自高
 大負也釋名偃偃息而卧不執事
 也蹇蹇蹇也病不能作事今託似
 此也橋音凡小經文從人作僂誤也
 僂僂五到反謂不敬也廣雅僂僂也
 謂慢也字從人
 僂則蹇至矣按之自傳曰按度謂度也
 第三卷
 唐受徒郎反唐徒也徒空也
 徒傷力繒反三蒼徒侵凌也字徒水

图 1

蹢躅音致通俗文事不利曰蹢限至
 日蹢蹢文作蹢蹢也
 蹢蹢音徒南反
 蹢蹢宜作蹢蹢蹢蹢猶安靜也蹢水
 眉毛美飢反說文目上毛也
 蹢蹢居儼反字略云眼外皮也經文
 作蹢蹢二形非也
 評蹢上匹余下資余反通俗文六難
 可謂之評蹢蹢文或作蹢蹢
 蹢蹢古文蹢蹢二形今作蹢蹢同其報
 反札記八十曰毫注去毫惜忘也
 亦亂也經文作蹢蹢二形誤也
 棚閣蒲萌反通俗文連閣曰棚棚亦
 閣也蒼頡篇樓閣也謂重屋複道
 者也
 松姑又作松同之客反釋名去俗謂
 勇章名俗言所見訪忌見之俗懼
 自肅齊也
 盪手公鑠反說文盪手也案凡洒盪
 物皆曰盪不但手也字徒曰水皿
 上意也
 太子須大擎經
 檀特山或言單多囉迦山或云檀陀
 山此譯去蔭山

图 2

熊完徐鄭反今足完似牛注云一角青
 色重千斤也
 獲持於舜反廣雅獲持也謂撻取之也
 碑大音萌反字書碑大聲也經文作
 軒車名也軒非此義
 阿蘭若習禪法經上卷
 蟻垤徒結反垤蟻冢也方言垤封塲
 也楚辭以南蟻土謂之垤
 僥倖古堯反下胡耿反謂非其所得
 而得之也
 不撓乃飽反說文撓撓也廣雅撓亂
 也聲類撓撓也
 迦憊排戒反梵言也此譯去智智者
 知世因知世道故名世智世智知世也
 請質之遠反廣雅質問也亦正也至堯質也
 下卷
 應瘡於近之忍反墓文云應瘡瘡痕
 也經文作朕非也
 躓蹢珍四反通俗文物不利曰躓經
 文作躓非也
 摩登伽經上卷
 娑婆於身反娑親也今足美女為娑
 郭璞曰所以結好娑也謂依倚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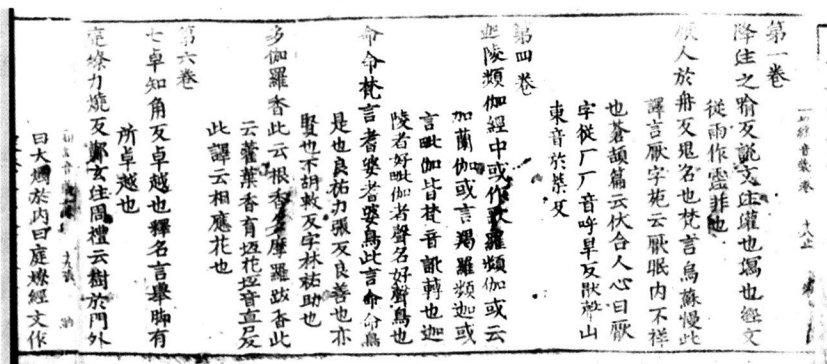


图 4

(二)行文格式、行款异常

音义类古籍因其性质类似词典,为方便寻检,往往需要凸显词目,方法通常是词目顶格、与释文字号有别等。《玄应音义》行文格式大体如此,如丽藏本^①经名、卷次、词目行均顶格,释文行低1字或2字^②;碛藏本词目用大字,释文双行小字^③。

行款上,丽藏初雕本和再雕本都是每版23行,每行14字。因为都是据《开宝藏》覆刻,赵城本行文格式和行款也应与丽藏初雕本、再雕本一致。但由于赵城本中有少部分补雕、补抄内容,导致这部分的行文、行款比较混乱。

以卷一为例,赵城本的前17页与再雕本行款、行文格式及内容几乎全同。然而第18-28页,行数22-23行不等,释文行低1-7字不等,行字则14-22字不等,且同页内也参差不齐。如第18页(见图4),释文行低3-4字。第23行有15字(行末的“外”字,再雕本在次页之首)。第15行第3字及以下内容属于“良祐”条音义,混在“命命”条释文之后(再雕本“良祐”以下另起一行顶格,是独立词条)^④。

又如第20页,23行行15字,释文行低5-6字,文字与再雕本基本相同。第21行词目用大字,反切音以双行小字,文字及格式同再雕本,但该行字间距小,是将再雕本第21-22两行的文字并做一行,故本页比再雕本多一行文字(再雕本在下页首行、次行)。

再如第22页,23行行15-16字,释文行低6-7字,双行小字部分格式同

①初雕本现存各卷与再雕本的行文格式基本一致,在对底本作修订之处,两个版本或有少量微调。初雕本微调少,再雕本微调较多。

②具体而言:卷一至七、卷十五至二五释文行低1字行文;卷八至十四,低2字行文。

③碛藏本词目或顶格,或低1字行文,而释文则低2-4字不等,因此仅从行格上看,孰为词目,也很清晰。

④再雕本的分离处理得当,而赵城本则可能是保留了所据底本的原貌。

再雕本,文字与再雕本几乎全同;由于再雕本分离词条和每行字数较少,故该页第20行第3字及以下内容,再雕本在次页(以下各页,赵城本与再雕本均存在倒版的差异,到第28页末行,对应的再雕本为第30页第19行)。

比较特殊的还有第24页,22行行14-18字,释文行低6-7字,文字与再雕本几乎全同。第28页,前7行释文行低2字行文,每行17字;后16行释文行低1字行文,每行基本上为14字,显然是两个版本拼接而成。

对整部书做比勘发现,不仅卷一版面异常部分修订的内容与再雕本同,赵城本各卷修订的内容均与再雕本高度一致,这说明二者所依据的底本相同或相近。如卷三第2页第17-21行,每行18-20字不等,字形扁平,间距很小,释文行仅低半格,明显是补板内容。补板内容同再雕本而比初雕本多出“经中有作溥首。案溥,此古文普字,疑𣎵(误)也,应作瀉,音而朱反。但字形相滥,人多惑耳”³²字,则其修订依据与再雕本修订依据同。又如卷三第5页,24行行13-19字不等,夹杂有双行小字。打破行款、使用双行小字的目的是为了在有限的补板空间里增补较多的内容。该页增补了“泪洩”“肋骨”“碍易”“𦉰兜”“无夹(央)”5条音义,这些内容不见于初雕本,却见于再雕本且内容高度吻合。该页其他内容与再雕本比勘,基本相同,仅个别文字有出入。又如卷三第7页第18-21行,文字排列密集,行最多22字,且有双行小字,明显属于补板。比勘初雕本发现,赵城本此处增补了“滋味”“但三”“助佑”“有翅”“被服”5条音义。由于这些词目出自不同的卷次,所以在“但三”前增加“第二十一卷”,在“有翅”前增加“第二十四卷”字样。由于内容多空间窄,无法兼顾行文格式。故卷次未单独成行(大字书写),而词目、释义均以小字双行书写,而第19行22字是合并原来两行内容导致。比勘增加的5条音义,与再雕本(卷三第9页)之前后顺序、卷次高度吻合,只有个别字的讹、脱、倒现象。由此看出,卷三的修订,其内容和再雕本对初雕本的修订内容极为相似。

其余各卷中,诸如此类的补雕、增补为数不少,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结合行文格式、行款和内容及字体差异,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版片号及版式都有异常的版面是补雕或递修的产物。由此可知,今存所谓“赵城金藏本”15卷,并不是《金藏》初印本之原貌,元初的补雕和后世的递修,让其他近似的本子夹杂其间。由此亦可推知,元初补雕《金藏》,不是整部经重新刊刻,而是随阙即补。再结合《赵城金藏》诞生和流传的历史,可知今存赵城本是在《金藏》原版基础上,经元初补雕,又夹杂有元初广胜寺补抄补

刻、明清抄补内容的综合体^①。就《玄应音义》而言,元初补板的部分占全书的比重并不大,赵城本《玄应音义》基本上保存了《金藏》本原版内容。

二、从初雕本、再雕本看赵城本的修订

赵城本《玄应音义》内容的修订多见于上文所述版式、行款有异之处,对底本最大的改变是增补了一些音义条目,对底本明显的疏失做了少量改正和调整,总体变化不大。这里想探讨的是,既然赵城本的修订多与再雕本同,是否意味着与再雕本更接近呢?研究的结果是否定的。鉴于赵城本卷二一未被《中华大藏经》影印,亦未有详细的校勘,即以该卷为例,逐字比勘初雕本、再雕本,又以发现的异文对勘碛藏本、慧琳转录本以及七寺本、金刚寺本、大治本等日本古写本。从“异文指数”^②、“异文孤立指数”^③、“排除孤立异文的异文指数”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 异文指数(见表1)

表1

	赵城本	初雕本	再雕本
赵城本	—	6	14
初雕本	6	—	15

由表1可以看出,再雕本与赵城本、初雕本之间的异文指数较高,分别为14、15,而初雕本与赵城本的异文指数为6,说明再雕本版本变化较大,而初雕本和赵城本版本更相近,更忠实于其共同的底本——开宝藏本。

2. 异文孤立指数(见表2)

表2

	赵城本	初雕本	再雕本
孤立指数	3	2	8

表2的统计显示,再雕本的异文孤立指数是8,比赵城本、初雕本都高出很

①《中华大藏经》影印本以丽藏本等补残缺页,虽内容上基本相同,但事实上形成了新的混合版本,由此造成新的版本差异,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如《中华大藏经》影印本《玄应音义》卷二三第27-36页版片号的千字文编号“转”之后还有一字或两字,模糊不清。影印本校勘记云“原版残,以丽藏本换”。查阅国图藏赵城本发现,这些内容都有,版片号基本完好,无异常;只是卷面污渍较多,少许文字缺损,不宜直接影印。

②基于初雕本、再雕本、赵城本三个版本的比勘结果,排除异体字、避讳字的差异,统计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异文项数量,本文称为“异文指数”。

③孤立指数反映的是所选版本中异文项与其他对照版本均不同的异文数量。计算方法为:凡异文项与其他所有版本均不同,则计1,否则计0。为了增加孤立异文的准确性,孤立异文的统计,涵盖了上文罗列的八个《玄应音义》版本。

多,说明再雕本相对于底本的变化最大。如果是校勘,那么再雕本的异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果是考察底本的源流演变,则赵城本、初雕本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再雕本 8 处孤立异文中,除了一处缺文,两处明显不妥的异文之外,其余 5 个异文项都是对个别字词的增补。

3. 排除孤立异文的异文指数(见表 3)

表 3

	赵城本	初雕本	再雕本
赵城本	—	1	3
初雕本	1	—	5

表 3 的数据显示,在排除孤立异文之后,三个版本的同异指数更加接近,也进一步看出赵城本和初雕本高度相似。

综合比勘结果发现,卷二一的情况大致代表了金藏本原貌,即以《开宝藏》为底本,除了极个别的文字差异外,与初雕本反映的开宝藏本几乎完全相同。这是赵城本对照初雕本还原开宝藏本的重要价值所在,对于考察《开宝藏》的流传和修订有着重要作用。学界对《金藏》的研究证明《金藏》不仅覆刻了《开宝藏》初刻本,更是囊括了此后百馀年间续刻的经籍,李富华、何梅认为“它用实物再现了中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原貌”^①。由此可以看出,开宝藏本《玄应音义》自问世以来,并未随着《开宝藏》续刻而有大的修订,到《金藏》的刊刻依旧如此,直到高丽藏再雕本、元初补雕《金藏》,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修订。又《契丹藏》只是据《开宝藏》增补了一些经籍,主要是依据燕京地区收藏的官写本大藏经刊刻,且未经中原地区几次灭佛运动的影响,故契丹藏本《玄应音义》可能不是来源于《开宝藏》,而是另一个版本。徐时仪曾指出,“开宝藏可能依据的是从中原流传到益州的写本藏经;契丹藏在刊刻过程中可能参照了开宝藏天禧修订本,同时又依据当时北方流传的写本藏经而有增补;二者的异同源源于各自所据写本藏经的差异”^②。因为有差异,所以补雕金藏本和丽藏再雕本与开宝藏本有明显的差异。经过比勘初雕本、再雕本和赵城本,总体差异并不算大,可以推测契丹藏本和开宝藏本差异亦不大,相比较而言,属于简本,而磧藏本则属于繁本。

此外,赵城本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卷十第 18 页第 6 行“耆怛”条,初雕本、再雕本内容相同,而赵城本少“《汉书》‘匈奴耆焉’是也”8 字。初雕本这 8 字系双行小字,而再雕本是大字。行款上,再雕本该页 24 行,赵城本、初

①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17 页。

②徐时仪:《金藏、丽藏、磧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以〈玄应音义〉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31 页。

雕本均为 23 行,则再雕本修订痕迹明显。又因为再雕本改初雕本双行小字为大字,故而增加 1 行。不过从版式上来看,初雕本此处双行小字的 8 个字,未见明显的修订痕迹。故此处差异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初雕本底本固有而赵城本漏刻,要么是底本无而初雕本补刻。需要说明的是,纵观该卷,再雕本无双行小字行文的情况,而赵城本和初雕本的几处双行小字内容亦基本相同,可以看出二本同出一源,更接近底本原貌。特别是第 17 页第 6 行“深榛”条,赵城本、初雕本仅有双行小字“曰榛是也”四字,说明不是因为空间不足不用大字;且第 5 行末字不用大字而是小字双行“藁生”,实际上是将该条音义引《广雅》“木藁生曰榛”5 个字分别以大字和双行小字书写,格式很奇怪。又赵城本和初雕本第 16 页第 21 行“埤助”条音义第 2 字下也有空间充足却用小字双行书写的情况,足以说明两个版本所据之底本就是如此。又卷十第 18 页版片号缺少“字号”二字,是否补板需要鉴别。察该页版式、行文格式同初雕本,内容上除了没有上述 8 字外,第 2 行第 10 字将初雕本、再雕本之“玉”误作“王”,别无差别,基本可以确定是原版。考磻藏本、慧琳转录本,“深榛”“埤助”条音义内容,皆包含这些双行小字内容(文字略有出入),知玄应原文当有此文,而赵城本虽有文字之不足,但对于还原开宝藏本之原貌还是有价值的。

细察卷十第 16-18 页赵城本、初雕本几处双行小字,均处音义条目末尾的位置,可能是《开宝藏》的修订增补,流传中初雕本照原样覆刻,赵城本此处有脱漏。因为赵城本的第 19 页也出现了明显的文字残缺,第 11 行(“扞摸”条),仅存 6 字,缺失“二反。《声类》:扞,摸也。字”8 字;第 12 行首字“十”,实为“林”字之残笔。由此可知,赵城本文字存在脱落残缺的现象;那么第 18 页缺失 8 个双行小字,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开宝藏本同样遗漏了赵城本没有的这一处,是丽藏初雕本增补的可能。又比勘日藏大治本、金刚寺本、七寺本等古抄本,发现三个本子均有“《汉书》‘凶奴蓍焉’是也”8 字,其中只有七寺本以双行小字格式书写(见图 5)。据徐时仪研究,七寺本大体上与丽藏本相近^①,若根据此处双行小字格式来看,其与初雕本更相似。则七寺本或据开宝藏本抄写。如此则可以证明初雕本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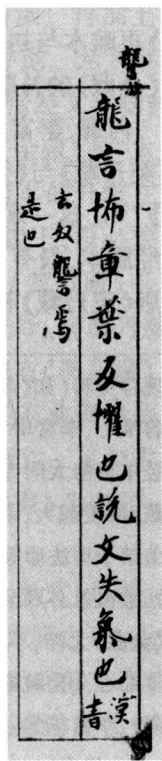


图 5

①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绪论(修订版)》,第 17 页。

本原文就是如此,非初雕本之修订,而确定是赵城本之遗漏。

三、《金藏》的补雕依据及《开宝藏》的流传递修

根据学界的研究,《金藏》的雕印由金代崔法珍等首倡,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始雕于山西解州天宁寺,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前后历时逾30年^①。经版于大定二十一年运至中都(今北京)大昊天寺,又于大定二十三年运至燕京弘法寺。元初,经版部分损坏,元太宗窝阔台发起补雕^②,中书省耶律楚材主其事。元宪宗六年(1256),《金藏》补雕完成,大宝集寺本印成。元世祖中统年间(1260-1264),赵城广胜寺印藏经会遣僧入京自印并装裱成帙,印成后运回广胜寺,此即今存《赵城金藏》。《金藏》的初雕、补雕问题,前有蒋唯心、宿白诸先生的勘验、探讨^③,近有何梅、李富华等学者的细致研究,来龙去脉已经清楚。遗憾的是,学界并未论述其补雕所依据的藏经版本。本文的研究,为理清这一问题提供了可靠例证。

上文多次提到赵城本《玄应音义》许多增补文字都和丽藏再雕本相同(而与初雕本异),说明二者有共同的参校本。学界研究也已证明《玄应音义》再雕本与初雕本的差异是再雕本据契丹藏本校改导致^④。由此推断,赵城《金藏》的补雕依据也应是《契丹藏》。

何梅、李富华通过比较《契丹藏》《高丽藏》《金藏》经目的异同,认为“《契丹藏》与《金藏》基本上没有关系。《金藏》的雕印完全在于覆刻《开宝藏》”^⑤。这一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就《金藏》的补雕来看,其补雕依据的藏经版本,最有可能是《契丹藏》。原因有以下几点:1. 选择有公信力的辽代官版《契丹藏》补雕《金藏》,是宗教信仰和保证藏经质量的内在要求。辽、

①现存史料(如《赵沅碑》《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记载和学界主流研究(如蒋唯心、李富华、何梅)认为崔法珍是《金藏》的首倡人。近年来发现的山西绛县《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元大德元年(1297)立],记载了实公法师尹矧才是雕印《赵城金藏》的发起人,弟子崔法珍、刘法善、王慈云等均投身其中。实公法师去世后,雕印工作由弟子崔法珍等继续完成并献给朝廷,且《金藏》有长达50年的雕刻历史。

②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又发起第二次补雕,因与赵城《金藏》无涉,不论。

③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支那内学院,1935年,第9页。宿白:《赵城金藏和弘法藏》,李富华编:《金藏目录还原及研究·研究篇》,中西书局,2012年,第260页。原载《现代佛学》1964年第2期,修订后以《赵城金藏、弘法藏和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大藏残本》为题收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④侯佳利:《高丽藏初雕本玄应〈一切经音义〉版本初探》,第154页。

⑤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14-115页。

金、元时期燕京地区佛教昌盛,统治者尊崇佛教,历代均有大藏经刊刻。且历史上幽燕地区未经过中原地区灭佛运动的影响,藏经保存状况良好。而《契丹藏》是当时中国北方较早的刻本大藏经,又是辽代官版,有权威性。后来被用作《高丽藏》再雕本的参校本,其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李富华、何梅曾对《契丹藏》予以很高的评价:“真正依据《开元录·入藏录》,并按照中国传统写本大藏经进行雕印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辽藏》,而不是《开宝藏》。《开宝藏》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创了中国刻本大藏经的先河,但它所反映的是流传于四川成都地方的某一种写本大藏经的情况,在中国的刻藏史上,是《辽藏》继承了比较规范的统一的官写本大藏经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又为宋元以来各版大藏经所继承。”^① 2. 当时中国北方只有一部《契丹藏》足可胜任补雕《金藏》。虽然北宋曾赐辽《开宝藏》,但辽官版《契丹藏》问世后,其地位无可撼动。到了元初,《开宝藏》恐难觅踪影了。纵使有,恐怕也不会用。因为元太宗时期,金朝灭亡,但南宋尚存。出于政治因素考量,元代官方主导的补雕《金藏》,轻易不会选择《开宝藏》。以《金藏》印本补固然最好,但是这部大藏经毕竟是私刻,流传不广、影响有限。再加上当时金朝已经灭亡,战火破坏导致经籍散失,《金藏》印本难以寻觅。元太宗朝宰相耶律楚材《补大藏经板疏》有诗云:“十年天下满兵埃,可惜经文半劫灰。欲析微尘出经卷,随缘须动世间财。”^② 蒋唯心据此认为补雕《金藏》是“太宗因兵劫毁经,发心雕补……而赖楚材为之策画”^③。丽藏再雕本的开雕在补雕金藏本之后,初雕本虽已经问世,但是在有《契丹藏》的前提下,没必要舍近求远,且初雕本也是《开宝藏》之覆刻。如此一来,只能以《契丹藏》补雕了。3. 以《契丹藏》参校在弘法寺补雕,是最现实、最经济的选择。《契丹藏》刊刻于燕京,《金藏》旧版存于燕京弘法寺,补雕时燕京地区当有《契丹藏》流传,调阅方便,燕京名刹僧众亦可就近征调。燕京地区或许还有前朝遗留之官写本大藏经,但是有了官刻本大藏经后,写本大藏经渐趋消亡。且刻本大藏经不断增补,数量远胜旧写本。故补雕《金藏》,选择《契丹藏》为参校,是顺理成章的。

初雕本、再雕本、赵城本都是开宝藏本的覆刻,对三者从版式、行款、字体、内容等方面做比勘,可见开宝藏本的流传和递修。三本相同之处,无疑是底本之原貌。三本有异之处,可见繁简和优劣。赵城本在元代的补雕,是考察《玄应音义》版本变迁的重要参考,也是管窥元初补雕《金藏》的良好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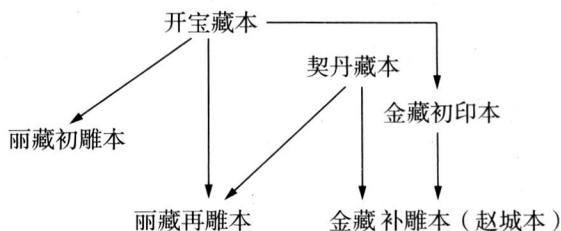
^①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54-155页。

^② 耶律楚材著,谢方校:《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中华书局,2021年,第297-298页。

^③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第13页。

例。单就《玄应音义》来看,不管是开宝藏初印本、天禧修订本,还是丽藏初雕本、金藏初印本,差别都不算大,亦未见有专门针对《玄应音义》进行校勘修订的记载。丽藏再雕本以契丹藏本为参校,增补、修订了部分内容,由此推知契丹藏本是有别于开宝藏本的。且《契丹藏》广泛流传,以致后世北方以之为权威版本,在《金藏》修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契丹藏本今天已无缘得见,不然诸多谜团可以涣然冰释。

为清楚地显示《玄应音义》早期刻本之源流关系,笔者尝试画出流传图,也可从中管窥宋辽金元时期汉文刻本大藏经的流传和递修关系,详情如下:



四、小结

综上所述,赵城本《玄应音义》现存的 15 卷,原版和补板混杂,呈现了元初补雕《金藏》的细节,反映出《玄应音义》的流传和递修情况,不仅有独特的版本学、校勘学价值,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版本研究发现,赵城本、丽藏初雕本、丽藏再雕本虽都是覆刻开宝藏本,但是三者有细节上的差异。赵城本(补雕部分除外)与丽藏初雕本都是据底本原貌覆刻,所以高度相似,二者除去少量修订底本文字之外,其版式、行款(每张 23 行,行 14 字)均相同,差异仅限于个别字的讹、脱等。丽藏再雕本则是修订部分内容之后重新写刻的,虽然总体与底本也很接近,但是版面的变化明显要比赵城本和初雕本多,一是因文字的修订迫使局部版面打破行款,二是增补内容较多的版面,不得不依照原来的行款重新排版,导致新版面首尾行、每行之首尾字,难以与赵城本、初雕本一一匹配。丽藏初雕本避宋讳,“敬”“镜”“殷”等字最后一划缺笔,赵城本基本不缺笔^①,说明初雕本更尊重其底本,因而更接近开宝藏本原貌。而在初雕本残缺不全的情况下,以赵城本未修版之内容为补充,能最大程度还原开宝藏本原貌。

^①赵城本也有个别避讳字忘记回改之处,如卷五第 28 页第 17 行第 8 字、卷十第 6 页第 6 行首字皆作“𠂔”,同丽藏初雕本。亦可证赵城本和丽藏初雕本的底本均来自于宋本,即开宝藏本。又如卷十三第 4 页第 19 行第 2 字作“𠂔”,与其前文 17、18 行出现的四处“殷”字不同,也显然是回改时遗漏了。

金藏初印本与丽藏初雕本同出于开宝藏本,除了零星的改动外,几乎是原样覆刻;而今存赵城本、丽藏再雕本都经过修订。赵城本之修订,保留了开宝藏本最初的版式,只在局部进行补版或作个别文字的修订等,主体框架未变。丽藏再雕本是修订后重新排版,其修订确有可取之处,但是也难免有错,故赵城本、丽藏初雕本仍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校勘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赵城本许多增补文字都和丽藏再雕本相同(而与丽藏初雕本异),这说明二者有共同的参校本。结合宋元时期汉文大藏经的刊刻、流传历史,以及前修时贤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为《金藏》的补雕依据是《契丹藏》。这一发现为元初据《契丹藏》补雕《金藏》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例证,对了解和研究宋元时期中国北方汉文大藏经的流传、递修也有裨益。

【作者简介】吴成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在读博士,上海健康医学院文理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古佛经音义文献及语言文字。